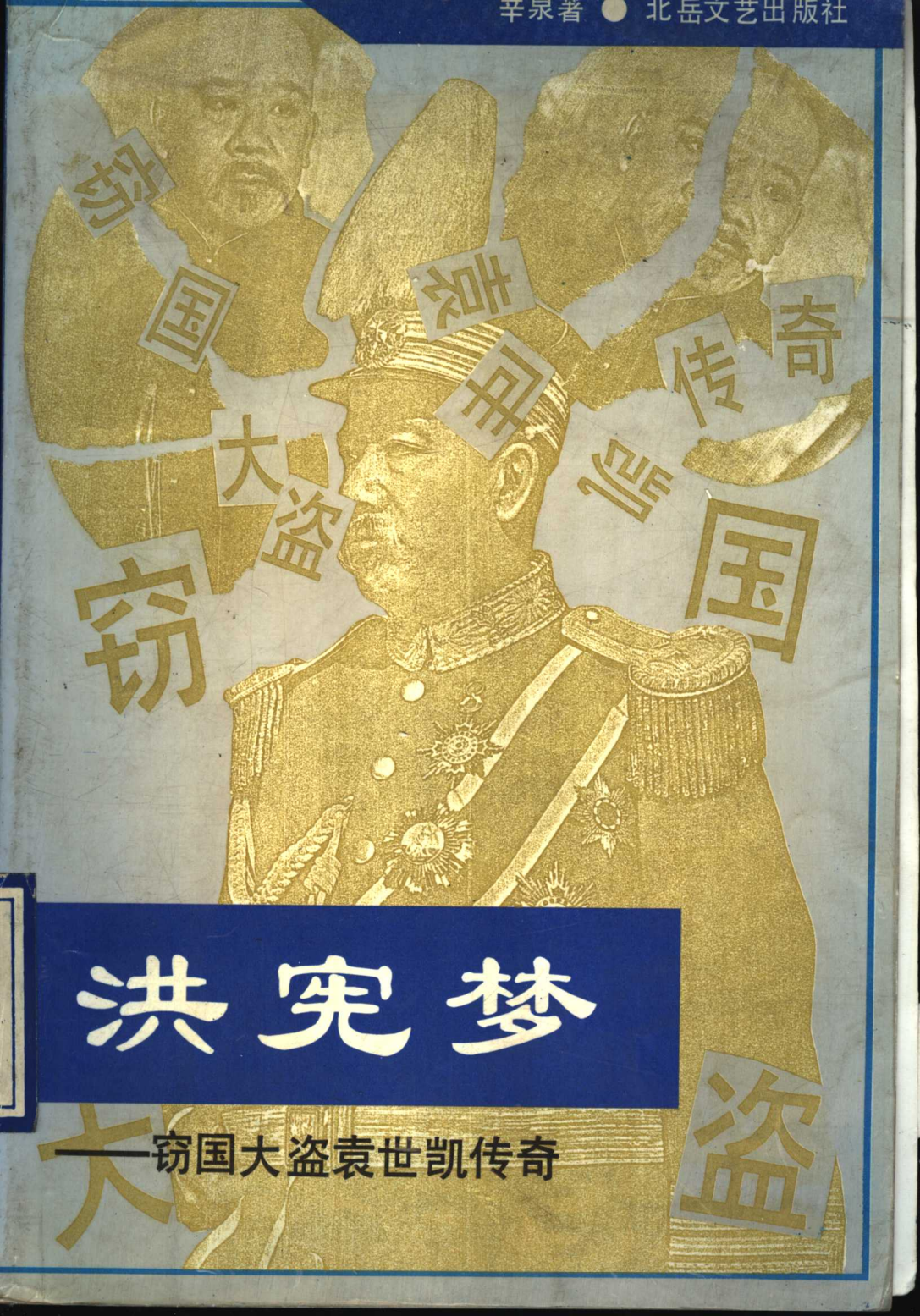


辛泉著 ● 北岳文艺出版社



洪宪梦

——窃国大盗袁世凯传奇

洪宪梦

——窃国大盗袁世凯传奇

辛 泉 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

(晋)新登字2号

洪 宪 梦

——窃国大盗袁世凯传奇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太原市解放路46号楼)

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山西人民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5.875 字数: 842千字

1998年8月第1版 1998年8月山西第1次印刷

印数: 1—8 000册

*

ISBN 7-5378-0956-9

I·934 定价: 9.00元

目 录

第 一 章	登州投军	(1)
第 二 章	卖友进身	(7)
第 三 章	赴朝靖乱	(16)
第 四 章	崭露头角	(22)
第 五 章	回国钻营	(28)
第 六 章	白云之径	(34)
第 七 章	交通宫禁	(40)
第 八 章	移款修园	(47)
第 九 章	光绪立后	(53)
第 十 章	大婚盛典	(59)
第 十 一 章	后妃之间	(65)
第 十 二 章	整饬吏治	(71)
第 十 三 章	杖打权阉	(79)
第 十 四 章	甲午战事	(86)
第 十 五 章	公车上书	(94)
第 十 六 章	景山吊古	(101)
第 十 七 章	变法自强	(107)
第 十 八 章	降嫡二妃	(115)
第 十 九 章	荣禄复起	(122)
第 二 十 章	小站练兵	(128)

第二十一章	明定国是·····	(135)
第二十二章	维新领袖·····	(140)
第二十三章	风波迭起·····	(146)
第二十四章	军机四卿·····	(152)
第二十五章	维新将军·····	(158)
第二十六章	探访枭雄·····	(164)
第二十七章	光绪抚袁·····	(171)
第二十八章	山雨欲来·····	(177)
第二十九章	雷雨之夜·····	(184)
第三十章	泄露机密·····	(190)
第三十一章	深宫巨变·····	(197)
第三十二章	天涯孤客·····	(206)
第三十三章	最后一搏·····	(214)
第三十四章	戊戌喋血·····	(224)
第三十五章	鲁王屠鲁·····	(234)
第三十六章	庚子事变·····	(243)
第三十七章	观变投机·····	(254)
第三十八章	仓猝西狩·····	(263)
第三十九章	举哀迎銮·····	(273)
第四十章	宦海风潮·····	(282)
第四十一章	两宫升遐·····	(293)
第四十二章	权臣下台·····	(304)
第四十三章	武昌首义·····	(310)
第四十四章	溲上冤魂·····	(319)

第四十五章	东山再起·····	(325)
第四十六章	锦囊妙计·····	(332)
第四十七章	血战汉阳·····	(339)
第四十八章	创建民国·····	(347)
第四十九章	翻云覆雨·····	(357)
第五十章	良弼毙命·····	(365)
第五十一章	大清逊位·····	(373)
第五十二章	两道防线·····	(382)
第五十三章	南北一家·····	(392)
第五十四章	上海血案·····	(402)
第五十五章	武力统一·····	(410)
第五十六章	菩萨入瓮·····	(418)
第五十七章	白狼暴动·····	(427)
第五十八章	大将离心·····	(433)
第五十九章	“日报”事件·····	(442)
第六十章	闭门称帝·····	(450)
第六十一章	云南讨逆·····	(459)
第六十二章	血战川南·····	(470)
第六十三章	众叛亲离·····	(482)
第六十四章	遗臭万年·····	(492)

第一章 登州投军

公元一千八百八十一年，大清皇朝光绪七年，岁次癸未。

深秋时节。设在那山东登州府的广东水师提督衙门里，军门大人吴长庆正与新来的文案师爷张謇在西花厅饮酒赏菊。花厅画栋雕梁，雍容雅致。地上铺的是清一色的澄泥金砖。头上悬挂着两对御赐的琉璃宫灯。东西穿堂是梨木镂花隔扇门窗。南北画壁装饰着古色古香的字画条幅。内外廊檐上陈列着数十盆菊花，有翠菊、兰菊、雏菊、万寿菊……都是名贵的品种。你看！有的如白鹤展翅，有的如红云绕日，有的如彩带飞舞，有的如翡翠精磨，有的如龙爪挺伸，有的如细丝散发，有的如反卷垂珠，有的如圆盘托手……论颜色有红黄、白紫、墨绿、泥金，论花型有单轮、莲座、射线、垂帘……真是千姿百态，竞芳吐艳，分外令人赏心悦目，陶醉其间。

吴长庆年近花甲，须发已白。他本是淮军大帅李鸿章手下的一员得力战将，曾经追随这位中兴名帅平洪剿捻，南征北战，以从军有功升授浙江提督。不料尚未到任，有旨改授广东水师提督，暂驻浦口待命。后来又加挂了一个帮办山东军务的空头衔，奉命率部开往登州府驻防。原来，提督乃是从一品的高级武官，论职权主管一省军务。可是由于清廷用高官厚禄引诱兵将为它卖命，无限制地滥授武爵，平洪剿捻之后，以军功记名的提督竟有

八千之多，然而全国的实缺提督不过十余人而已。好在吴长庆手中有六营精兵，虽然一再遭到排挤，尚还有一点实力地位。他如今自然满腹英雄失意的牢骚哩。

而张謇其人，别号季直，乃是誉满天下的南通才子。去年参加顺天乡试，被主持秋闱的潘祖荫、翁同和两位南书房名翰林看中，点为首榜第二名，与解元刘若曾并称北刘南张。真是春风得意，名震京都，人人评说来年春闱联捷是必然之事了。不料今年会试的考官，正主考蒙古状元、同治皇帝的国文崇绮告病开缺，由吏部尚书锡珍补上，副主考是左都御史祁世长，户部侍郎嵩中，工部侍郎孙毓汶。这四位主考大人，除了祁世长之外，没有一个享有文名。况且祁世长笃守程朱义理，论文讲求朴实厚重，也根本不会欣赏才气纵横的锦绣文章。因此，张謇即使有经天纬地的见识，雕龙绣凤的文彩，也只能是对牛弹琴，不免科场蹭蹬。他正在凄凄惶惶，不愿回家乡见故人的时候，恰逢吴长庆要给次子保初延请一位业师，就应聘来到登州，以文案师爷兼教保初时文八股。

吴长庆虽然是行伍出身的军人，肚子里没有多少墨水，却很懂得尊重斯文。他对张謇优礼相待，奉为先生。张謇在失意之中得到这样一个席位，自然而然地产生了知遇之感，不免竭力逢迎，曲意承欢。于是，主宾二人情投意合，常常在一起饮酒述怀。今天三杯下肚，面对着花厅内外姹紫嫣红，傲霜怒放的盆菊，吴长庆不免又长叹起来：

“唉！想老夫本是从死人堆里滚爬摔打出来的人了，还有什么看不开呢？自古道‘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再混上几年，老夫将要解甲归田，享用一番‘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妙趣啦……”

“哪里……哪里……”张睿是个乖觉不过的人物，当然就吹拍上来了，“军门大人身经百战，功勋卓著。正是国家柱石，朝廷股肱。虽然古人有功成身退的说法，到底也不可辜负皇上倚重之恩啊！嘿嘿……嘿嘿……”

“先生休要取笑。皇上虽然圣明，但是大清中兴，天下太平，朝廷正偃武修文。更何况一般奸佞谄媚之徒蒙蔽圣聪。唉！就是先生这样文章盖世的才子，只因为主考没有衡文的慧眼，也难免名落孙山，望洋兴叹啊！”

“这……”张睿未免有点难堪，脸皮微微发烧，但他毕竟是能言善辩之士，强自解嘲地说，“俗话说‘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功五读书’。季直不过读了几本书，哪里就敢企望金榜题名呢？只不过下场经历罢了。”

吴长庆知道这句话揭了对方的伤疤，有些过意不去，连忙赔礼道歉：“刚才老夫说漏了嘴，言语冒犯，还望先生多多海涵！”

“军门大人快人快语，其实季直也深有同感。谈不上冒犯，谈不上……”

看张睿已经释然，吴长庆又长叹一声，继续倾述自己胸中的郁闷：“先生有所不知。老夫追随李中堂数十年，也说得上恶战三千，杀人如麻。前年中堂大人接见各国外交团，德使曾当面讥讽说，‘欧洲人以杀异种为荣，若专杀同种，反属可耻’。这句话使老夫深受刺激，至今耿耿于怀，良心难安。想我湘淮健儿驰骋于江淮河汉之间，平洪剿捻，说到底不过是中国人打杀中国人，被那碧眼紫髯的混蛋一句话说白了。老夫真有说不尽的懊恼悔恨，岂敢再侈谈功勋二字啊？先生虽然小挫，腹中经纶不比一般，来科必定高中榜首。来——春看牡丹秋赏菊。你我切不可辜

黄这名花美酒，请先生满饮此杯！”

“对对对！古人有曰：‘季秋之月，鞠有黄华’。”张睿呷了一口酒，摇头晃脑地吟诵道，“暗暗淡淡紫，融融冶冶黄，陶令篱笆色，罗舍宅里香……”

二人互相举杯，频频劝酒。正在这时，中军官进来禀告：“启禀军门大人，衙前有一个后生，自称大人的世侄，带了十多条汉子前来投军。卑职不敢自作主张，让他们暂候衙外，特来请军门大人示下！”

说完，中军官呈上拜帖，上面用蝇头小楷工工整整地写着：“愚侄袁世凯恭请老世伯军门大人金安。”

吴长庆颇觉意外，皱着眉头思索了一会儿，方才说道：“当年老夫有一位拜把兄弟，姓袁名保庆，曾为我军筹办粮台，后来升任江南盐法道，也是一位叱咤风云的人物。不料英雄寿短，十年之前沉痾不起，一命呜呼了。这袁世凯莫非是保庆的后人？且叫他进来回话，其余的人挡在门房待茶。”

不一会儿，中军官引进一位二十开外的青年，身材粗壮，面孔黝黑，锦衣绣服，打扮阔绰，给人精壮灵活，八面玲珑的第一印象。他一走进花厅，随即趴在地上，对着坐在正中的吴长庆“砰砰砰”一连叩了三个响头，朗声唱诺道：“愚侄恭请老世伯军门大人金安！”

吴长庆端坐正色问道：“你是何人？来此何事？”

“愚侄乃河南项城人氏。叔祖公歿于漕运总督任上，谥封端敏公。嗣父也曾做到江南盐法道。只因嗣父临终之时囑咐愚侄，说老世伯军门大人乃是忠勇仁义的当代英雄，要愚侄成年后前来投靠老世伯军门大人，以求栽培！”

吴长庆听他倒也会说话，心中有了几分高兴，就继续问道：

“门房那些是什么人？”

“那是愚侄的一般弟兄，皆有将才；愿随愚侄投麾下效力。请老世伯军门大人完全录用！”

“冒昧！”吴长庆拍桌大喝，“中军官，每人资遣制钱一千，克日回籍，不得在此地逗留，滋生事端！”

袁世凯看见军门大人勃然动怒，赶紧俯伏在地上，不敢吱声。吴长庆发现他吓成这般模样，到底是故人之子，不觉也动了怜悯之心，便缓缓说道：“贤侄起来。难为你还知道有老夫这个世伯，只是你不该不告而来，更不该拖泥带水地带了一批人前来投军。”停了片刻，吴长庆又问：“贤侄可曾进学？”

“嗣父也曾教导愚侄读书，但是下了两次场，都没有考中。因此想效法古代薛仁贵投军的故事，前来倚靠老世伯军门大人。”

“这——你就想错了！为人在世，首先要审势度时。当今大清中兴，天下太平，朝廷偃武修文。你还来投什么军呢？岂不闻‘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你们青年人应当埋首书城，磨穿铁砚。老夫为你引见引见：这位便是名扬天下的南通才子，大号季直先生，正在敝处指教犬子。既然你来了，就在这里跟随季直先生好好学习时文八股吧。这才是正途啊。还不快来拜见先生！”

袁世凯这时哪里敢说一个不字，只得规规矩矩对着张謇行了拜师大礼。张謇也起身还了半礼。袁世凯又嗫嗫嚅嚅地对吴长庆恳求说：“既然老世伯军门大人一番好意，留愚侄在此读书深造，随同愚侄前来的天庆、天喜本是愚侄的书僮，恳请老世伯军门大人恩准留下！”

吴长庆沉吟了一会儿，觉得不便过份为难袁世凯，就吩咐

说：“中军，传话让天庆、天喜留下。来人引袁公子到书房右厢歇息。”

袁世凯赶紧施礼唱诺道：“谢老世伯军门大人！”

第二章 卖友进身

转眼便是初冬，天气渐渐寒冷。

吴保初尚未及笄，身体瘦弱，入冬以来，仗着老夫人宠爱，常常借故不上学。先生张謇见没有正头主子，便随意出个题目，让袁世凯习作八股文章，自己踱到花厅陪吴军门闲话聊天去了。书房内天庆、天喜正在磨墨铺纸。袁世凯百无聊赖，愁眉不展。虽说是打腹稿，但精神始终无法集中到先生出的题目上来。往事又一幕幕地浮现在脑海里：

河南项城袁氏本是鼎盛大族，广有田财，声势显赫。袁世凯的叔祖父袁甲三以镇压捻军起家，是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齐名的中兴名帅，曾经做到漕运总督这样的头品大官，死后赐谥端敏公。真是：在生八面威风，身后名垂青史。令袁世凯着实赞叹不已啊！

袁世凯的亲生父亲袁保中虽然不曾挣得一官半职，但在家乡办理团练，不失为独霸一方的豪强。他的叔父保庆、保龄、保恒等都因为从军有功而仕途亨通，个个都不是寻常人物。

袁世凯兄弟姐妹一共九人。他排行老四，并且是庶出的，在封建大家庭中没有什么有利的地位，但由于从小聪明活泼，还是很得父母和其他长辈的宠爱。由于保庆没有儿子，将他过继为一子兼桃的嗣子，他便从小跟随嗣父在南京过着奢侈安逸的纨绔公

子生活。嗣父死后，任户部左侍郎的叔父保恒又把这个宝贝侄儿接到北京厮混了几年。

四年前叔父病死后，袁世凯才回到老家，与当地乡绅于府大小姐成亲，第二年便当了父亲。可是他仍然和尚撑阳伞——无法无天，常常邀约一帮市井无赖之徒游山玩水，吃喝嫖赌。这帮人因为他是个走南闯北，见过大世面的贵家公子，所以奉他为首脑。他于是带领这帮人演习行军作战，自己发号施令，俨然一世之雄。

袁世凯好出风头，习武之外，又出资组织了一个文社，联络邻近各县的读书人。这时他结识了穷秀才徐世昌，两人一见如故，极其融洽。徐世昌字菊人，祖籍浙江鄞县，乾隆年间迁居直隶天津县，后来他的高祖徐城中了进士外放河南南阳知县，祖父徐思穆又出任过河南中河通判，徐家便移居河南。咸丰三年，太平军北伐到河南。他的父亲徐嘉贤投奔清军督帅纳尔经额，曾自告奋勇率轻骑抢渡黄河与太平军激战，又曾伪装潜入太平军营中侦察，很得纳尔经额赏识。不料徐嘉贤功不成名未就，二十五岁时战死沙场，遗下七岁的世昌和五岁的世光一双孤儿。他的母亲乃是桐城派古文家刘大魁先生的后代，素有贤名。世昌兄弟随母寄居开封城内双龙巷，生活极其清贫。徐刘氏教子很严。一天早餐，世昌兄弟看见盘中有别人送来的三块黄糕，都想多吃一块而争执起来。徐刘氏大怒说：“你们兄弟幼时就不兄友弟恭，长成后怎么办！”便将黄糕掷于门外喂狗。世昌兄弟在这样严格的家庭教育下发愤读书，光绪三年同时入庠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弟弟高中九十五名举人，哥哥却名落孙山。世昌耻见亲友乡邻，便出外谋事，这时正在淮宁县署里做塾师。后来徐世昌再次上京应试，袁世凯晓得世昌盘缠不足，资助了二十两纹银。世昌非常感

激，视为患难之交。然而，袁世凯自己的八股文却做不通泰，先后两次参加童子试都没有考中。由于在乡里小有名气，今年春天地方官推荐他以世家子弟应试陈州，居然考列了前十名。不料有人指斥他夹带舞弊，引起考生大哗，被主考官撵出。

回到家中，他遭到当家的大哥袁世敦严厉斥责。族中众人都怪罪他辱没了门风，连妻子于氏也不肯理睬他。袁世凯又羞又恼，偷偷把于氏的陪嫁首饰和私房银两卷了一包，赌气冲到上海去操社会。随行只有天庆、天喜两个亲信俊仆。与当时一般纨绔公子一样，袁世凯不但贪恋女色，也喜好男风。天庆、天喜本是无知少年，只因长得俊美，家境又贫寒，小小年纪卖到豫剧班中学唱小旦，被他哄骗上手，转手买来名为伺书，实是变童。

上海是当时全国最繁华的都市，处处烙刻着荒淫与罪恶。袁世凯来到这五彩缤纷的冒险家乐园，就把自己闯一番事业的抱负抛到九霄云外，整天领着天庆、天喜在赌场、妓院、跑马厅鬼混。

这时候，上海风月场中红得发紫的是苏州名妓曹梦兰。曹梦兰的身世很富有传奇性：她原本姓赵，从小堕入青楼，榜名富彩云。十四岁初次接客，被状元洪钧看中，将她重金赎出，纳为爱妾。洪钧出使欧洲时，元配大夫人不肯飘洋过海，便把她带去，一时间竟成了欧洲各国皇室和贵族沙龙中引人注目的东方美人。后来洪钧失势，郁郁而死。她耐不住寂寞，屈身俯就，与洪府俊仆阿福私通，被大夫人逐出。她索性来到上海，挂牌曹梦兰，在二马路彦丰里开了一个兰香院重操旧业。由于有状元爱妾、公使夫人的声名，使得她骤然身价百倍，在上海风月场中艳帜独树。

袁世凯也慕名来兰香院狎游。跑了好几次，花费了二百两白花花的银子，曹梦兰方才出来陪他饮了半席花酒。不料门上传来

守备道衙门的条子。曹梦兰匆匆道一声“乏”，唤出院中一个苏州姑娘沈小兰继续伺候袁世凯，自己随即飘然而去。

袁世凯重金买笑，未近芳泽，这时非常懊恼，但也不敢发作。他回头细细品评，发现这沈小兰虽不及曹梦兰风流艳丽，倒也生得窈窕俊俏，楚楚动人，只是眉宇间好象蕴藏着一股哀怨之情，便好奇地询问：“姑娘莫非有何心事？”

“贵客有所不知。小女子本是好人家女儿，只因家父病逝，寡母弱女贫困无告，没奈何沦落火坑，有玷门楣，所以常常暗自伤心。还望贵客担待担待！”

袁世凯见沈小兰恰是斑竹含悲，梨花带雨，别有一番韵致，便假惺惺地劝慰道：“姑娘不必过份悲伤。自古风尘之中也有真金洁玉。俺乃河南项城袁四公子，日后若能尽力，俺一定救助姑娘！”

常言道：言者无意听者有心。袁世凯随口戏言，沈小兰却信以为真。她转悲为喜殷勤伺候，两人情好日密。她又屡劝袁公子离开上海早谋出路。袁世凯只是一笑置之。

再说有一天，袁世凯下榻的兴顾客店来了赵刘二位公子，各带着数名俊仆，全都服饰华美，举动阔绰大方。他们每天出门不知去向，回店后就饮酒作乐。酒酣面红之际便大声嚷嚷“你赢了多少”，“我赢了多少”。袁世凯听了油然而生敬意，便凑上前去掏乖。二位公子居然毫不见外，立即邀请袁公子入席，并满口答应引他去见识见识自己的生财之道。

第二天，袁世凯随同二位公子来到大郎桥巷一家暗赌馆。赵公子关切地对袁世凯说：“袁公子初来，最好跟我押，否则输了钱显得我们哥儿不够朋友。”

这里赌的是青龙白虎宝。快开局时，赵公子弄了一会儿玄

虚，说今日紫气东来，气运在青龙，头局少押几两送送晦气。袁世凯放上二两，果然输了。第二局他叫袁世凯押上十两，赢个利市。果然赢回十两白银。第三局他说气运已来，全押上。他自己押了三千。袁世凯吩咐天庆把带来的八十多两押上。果然又赢了。袁世凯见赵公子三千白银到手，非常眼红。赵公子说：“所谓赌博，乃是注大赢大。今天你我正好乘胜收兵，不可贪得无厌。袁公子若有兴趣，明天我再帮帮你，也赢他三五千玩玩如何？”

他们四处看了看。刘公子也赢了几千。这才同回兴顾客店饮酒作乐。袁世凯心中暗想：“怪不得他们花钱如流水，原来有这等手段。以往赌博我总是输多赢少，现在遇到高手点拨，竟是有多少赢多少。正所谓时来运来，该我大大地发一笔横财啊！”

第三天，袁世凯带上自己所有的首饰银两，又随同二位公子前往暗赌馆。开头两局仍然顺顺畅畅，袁世凯已经赢了不少银子。第三局，赵公子说：“气运已到，全押上吧！”

袁世凯狠了狠心，把所有的首饰银两押上，不料竟然输了。赵公子脸红筋胀地吼道：“老子吃这碗饭，从来没有跌过跟斗。这次结识了你这个丧财星，连老本也赔上啦。真是晦气！”便撇下袁世凯骂骂咧咧扬长而去。

袁世凯犹如一头跌进了冰窖，全身哆嗦，疲软无力。天庆、天喜把他扶回兴顾客店，发现赵刘二位公子已经溜之大吉，这才知道中了黑社会的圈套。歇了半晌，袁世凯慢慢回过阳来，流泪吩咐说：“你二人投明主寻生路去吧，老子背时倒运，只有跳黄浦江……”

天庆劝道：“公子不如去寻沈姑娘，或许还能转危为安。”

这句话提醒了袁世凯。主仆三人来兰香院寻到沈小兰，把自